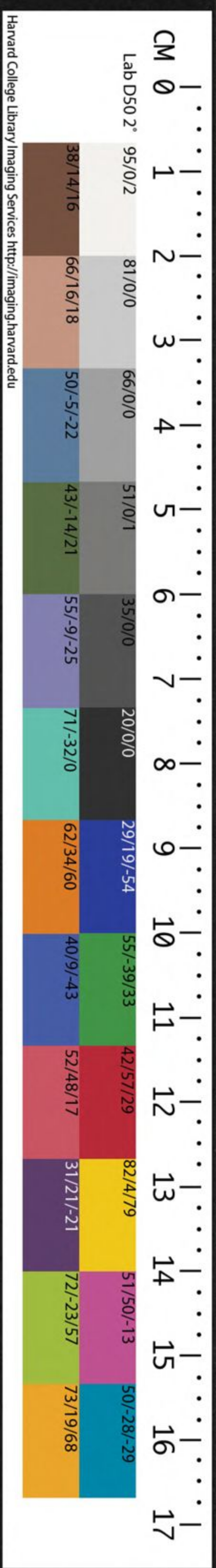


5

T2662/133(5)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9 1959



宋資治通鑑卷第九

宋紀九

起寶元己卯盡慶曆癸未凡五年

仁宗禮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
孝皇帝二

寶元二年夏四月丁亥募民入粟實邊 五月壬子
罷王德用以夏守贇知樞密院事趙元昊反德用請
自將討之不許德用狀貌雄毅面黑頸以下白哲人
皆異之言者論其貌類藝祖且得士心不宜久典機
密遂罷言者猶不已遂降知隨州家人惶懼而德用
舉止言笑自若惟不接賓客而已 六月壬午削趙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元昊賜姓官爵元昊表至羣臣皆曰元昊小醜也請出師討之旋卽誅滅矣諫官吳育獨進曰元昊雖稱藩臣其尺賦斗租不入縣官且叛服不常請置之示不足責且彼已僭輿服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附而收之不報未幾下詔削奪元昊官爵絕互市揭榜於邊募人能擒元昊若斬首獻者卽授定難節鉞已而元昊又遣賀永年齎嫚書納旌節及所授勅告置神明匣留歸孃族而去時陝西用兵調費日蹙命近臣及三司議省浮費詔自乘輿服御及宮掖所須務從簡約若吏兵祿賜

毋得輒行裁減時論者或欲損兵吏俸賜帝曰祿廩皆有定制毋遽更變以搖人心宜申諭之 秋七月契丹宗真母蕭氏居慶州五年或勸契丹主迎之以覬中國歲聘之利契丹悔悟乃奉迎還京然出入舍止常相距十數里陰爲之備 冬十一月丁酉盛度程琳罷初張士遜惡琳而嫉孔道輔不附已欲并去之會開封府吏馮士元以賊敗知府鄭戩窮治之辭連度琳及天章閣待制龐籍直集賢院呂公綽太常博士呂公弼等十餘人士遜謂道輔曰上顧程公厚今爲小人所誣盍見上辯之道輔不悟入言琳罪薄

不足深治帝怒道輔朋附併出之於是度坐令士元強取其隣所賃官舍琳坐令士元給市張遜故第籍與公綽公弼坐令士元市女口度免知揚州琳知潁州籍等皆被黜罰士元流海島而道輔亦出知鄆州道輔始知爲士元所賣發憤而卒然天下皆以遺直許之 壬寅以王巖知樞密院事宋庠參知政事 巡檢指揮使狄青初以善騎射爲騎御散直從西征戰安遠諸砦皆克捷臨敵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是月元昊寇保安軍鈐轄盧守勳使青擊走之以功加秦州刺史帝欲召見問以方略會賊寇渭州命圖形以進

康定元年春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先是司天楊惟德請移閏於庚辰歲則日食在正月之晦帝曰閏所以正天時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不許至是司諫院富弼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豈不爲朝廷羞旣而聞契丹罷宴帝深悔之 延州當夏人出入之衝地闊砦疏士兵寡弱又無宿將時元昊將攻延州知州范雍聞之懼甚元昊詐遣人通款於雍雍信之不設備旣而元昊盛兵攻保安軍鄜延副總管劉平石元孫屯慶州雍以

書召之平與元孫趨土門元昊旣破金明砦執都監
李士彬父子乘勝至延州城下雍閉門堅守平元孫
聞之督騎兵晝夜倍道而前明日至萬安鎮平先發
步兵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營遣騎兵先趨延
州爭門時鄜延都監黃德和巡檢侯一政郭遵分屯
外境雍皆召還爲援平與之合步騎萬餘結陳東行
五里許與賊遇平與賊皆爲偃月陣相向有頃賊兵
涉水爲橫陣遵擊退之賊復蔽盾爲陣官軍復擊却
之奪盾殺獲及溺死者近千人平中流矢日暮賊以
輕兵薄戰官軍小却黃德和居陣後望見軍却率麾

下走保西南山衆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
和執轡語曰當勒兵還并力抗賊柰何先奔德和不
從驟馬遁赴甘泉平遣軍校杖劔遮留得千餘人轉
鬪三日賊退還水東平率餘衆保西南山立七柵自
固夜四鼓賊環營呼曰如許殘兵不降何待平旦賊
酋舉鞭麾騎自山四出合擊絕官軍爲二平遂與元
孫等皆沒於賊會大雪賊解去延州得不陷詔殿中
侍御史文彥博卽河中置獄問狀黃德和坐腰斬二
月癸丑范雍貶知安州而贈平元孫官雍爲治尚恕
好謀而少成故及於敗以夏守贇爲陝西經略安

撫招討使內侍王守忠爲都鈐轄知諫院富弼言唐之衰以內臣監軍取敗非一今守忠爲鈐轄與監軍無異昨用夏守贊已失人望願罷守忠勿遣不聽西事日擾括畿內京東西淮南馬詔樞密同宰臣議邊事出內藏緡錢八十萬陝西糴軍儲訪知邊事者釋寇所至州縣罪及夏稅時禁越職言事富弼因論日食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帝嘉納之於是盡除其禁許中外臣庶上封章言朝政得失知制誥韓琦使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悉卽命安撫陝西琦言范雍節制無狀宜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陛下焦勞

之際臣豈敢避形迹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當族帝從之召仲淹知永興軍三月戊寅王黼陳執中張觀免天聖中黼使河北過真定時曹瑋爲總管黼見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黼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權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少子元昊年方十餘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隣國易不急之物已爲非策又從而殺之失衆心矣德明從之吾嘗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爲邊患黼未以爲然比再入樞密元昊果反帝數問邊事黼不能對及劉平敗議刺鄉兵久未決帝

怒遂與執中觀同免黜始歎瑋之明識 以晏殊宋
綬知樞密院事王貽永同知院事 夏五月壬戌張
士遜致仕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先是詔簡輦官爲禁
軍輦官携妻子遮宰相樞密院喧訴士遜馬驚墜地
移疾家居時軍興機務填委士遜位首相無所補諫
官以爲言士遜不自安上章請老至是以太傅致仕
宰相得謝自士遜始 戊寅以夏竦爲陝西經略安
撫招討使韓琦范仲淹副之召夏守贊王守忠還夏
守贊庸怯寡方略詔與王守忠赴闕以竦等代之仲
淹言今邊城之備十有五七關中之備十無二三若

吳賊深入乘關中之虛東阻潼關兩川貢賦則朝廷
不得高枕矣爲今之計宜嚴戒邊城使持久可守實
其關內使無虛可乘寇至邊城清野不得大戰關中
稍實不能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困弱此上策也今邊
城請五路入討臣恐承平歲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興
深入之謀國之安危未可知也 元昊陷塞門諸砦
執砦主高延德以去又陷安遠承平砦時著作佐郎
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其略以爲宜屯重兵河東示以
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
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

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知樞密院宋綬曰
大科得人矣 時延州諸砦多失守范仲淹請自行
詔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
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
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閱州兵
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
出禦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
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
指雍也仲淹以民遠輸勞苦請建鄜城爲軍以河中
府同華州中下戶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

糴十之二他所減不與詔以爲康定軍仲淹又修承
平末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堠城十二砦
於是羗漢之民相踵歸業 九月戊午李若谷罷以
宋綬晁宗慤參知政事 戊辰以晏殊爲樞密使王
貽永杜衍鄭戩爲副使 元昊寇三川諸砦韓琦使
副總管任福等領兵七千聲言巡邊部分諸將夜趨
七十里至白豹城平明克之破四十一族焚其積聚
而還 時塞門諸砦旣陷鄜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
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
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

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至石不及泉工辭不可穿世衡命屑石一畚酬百錢卒得泉以濟城成賜名清澗以世衡知城事世衡開營田募商賈通貨利城遂富實韓琦言祖宗於賞罰任使必與兩省大臣升朝公議自莊獻垂簾遂有假托因緣或於內中下表或口爲奏求以致僥倖日滋賞罰倒置蠹壞綱紀爲害至深臣乞自今於凡因緣陳乞者即降出姓名并爲奏求人並重行貶責則聖政無私朝規有敘矣帝嘉納之詔禁皇族及諸命婦女冠尼等非時入內凡有內降升遷及差遣者許執奏十二月癸卯宋綬卒綬清介博學言動有常朝廷大議論多所裁定

慶曆元年春正月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翰林學士晁宗慤卽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二說令副使韓琦判官尹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執政以爲難杜行亦曰徼倖成功非萬全計帝不聽詔鄜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討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且鄜延密邇靈夏西羗必由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密以

恩信招徠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乞留
鄜延一路以備招納或擇利進城廢砦以牽制元昊
帝從之仍詔仲淹與琦等同謀可以應機乘便卽仍
出師琦亦奏言兩路協力尚懼未能大挫黠虜若鄜
延以牽制爲名則是委涇原孤軍嘗於賊手非計之
得乞督令鄜延進兵同入帝以奏示仲淹仲淹言臣
與琦等皆一心非有怯弱但戰者危事一或差失則
平定之期轉延歲月况橫山蕃部散居亦多設堡控
扼兵少則難追多則難進未見其利琦又令尹洙至
延州議仲淹堅執不可琦復上疏曰仲淹意在招納

使朝廷強之終非已謀將佐聞之必無銳志臣以賊
昊傾國入寇不過四五萬老弱婦女舉族而行吾逐
路重兵自守勢分力弱故遇敵不支若大軍併出鼓
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今中外不究此故遂乃
待賊太過屯二十萬重兵只守界壕中夏之弱自古
未有臣恐邊障日虛士氣日喪經費益感師老思歸
賊乘此有吞陝右之心乞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可
進討斷在不疑朝廷終難之 元昊遣高延德還延
州與范仲淹約和仲淹自爲書遺元昊反覆戒諭令
去帝號盡臣節以報累朝厚待之恩韓琦聞之曰無

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二月韓琦
行邊至高平元昊果遣衆寇渭州薄懷遠城琦乃趨
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
管任福將之以耿傳叅軍事涇原都監桑懌爲先鋒
朱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福將行琦令福併兵自
懷遠趨德勝砦至羊牧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距約
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卽據險置伏要其
歸路戒之再三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
數千趨懷遠捺龍川遇鎮戎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
敵戰於張家堡南斬首數百敵棄馬羊橐駝佯北桑

懌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諜傳敵兵少福等頗易之薄
暮與懌合軍屯好水川觀英屯籠絡川相距五里約
翌日會兵川口必使夏人匹騎無還然不知已陷其
伏中矣路旣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時元昊
自將精兵十萬營於川口候者言夏人有些不多詰
旦福與懌循好水川西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
五里與夏軍遇諸將方知墜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
戰懌於道傍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
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中起盤飛軍
上於是夏兵四合懌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

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衆欲據勝地忽夏人陣中樹
鮑老旗懾等莫測旣而旗左麾左伏起右麾右伏起
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塹相覆壓懾肅戰死敵分
兵數千斷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劉進
勸福自免福曰吾爲大將兵敗以死報國爾揮四刃
鐵簡挺身決鬪鎗中左頰絕其喉而死子懷亮亦死
之敵乃併兵攻觀英戰旣合珪自羊牧隆城引屯兵
四千五百陣於觀軍之西渭川駐泊都監趙津將瓦
亭騎兵二千繼至珪屢出略陣陣堅不可破英被重
傷不能視軍敵兵益至官軍大潰英津珪皆死士卒

死者萬三百人惟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向縱射會
暮敵引去得還關右大震時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
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又分出趨利故至甚敗奏
至帝震悼爲之旰食夏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
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猶奪二官徙知
秦州 三月元昊答仲淹書語多不遜仲淹對來使
焚之朝議以仲淹不當擅通書又不當擅焚之宋庠
請斬仲淹杜衍曰仲淹志在招納蓋忠於朝廷也何
可深罪帝悟乃降戶部員外郎徙知耀州 夏四月
甲申以陳執中同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時夏竦判

宋興軍執中知軍事議多異同故分命竦屯鄜州執中屯涇州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依違顧避嘗出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至兵變元昊命募得竦首者與錢三千其見輕侮如此五月辛未宋庠鄭戩罷庠練習典故遇事輒分別是非戩果敢任氣皆與呂夷簡不合罷凡庠與善者夷簡悉指爲黨斥之 以王舉正參知政事任中師任布爲樞密副使秋八月元昊寇麟府州折繼閔敗之尋寇金明砦破寧遠砦進圍豐州孤城無援遂陷元昊遣兵分屯要害以絕麟州餉道管勾麟府軍馬事張亢擊賊瑠

瑠堡破之又戰於柏子砦及兔毛川皆敗之遂築建寧等五堡河外始固 冬十月知諫院張方平言夏竦爲統帥三歲于茲師惟不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來必殘蕩安用統帥爲也今將校被斥而帥不加罪非刑賞之公乃改竦判河中陳執中知陝州 分陝西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爲四路各置使時韓琦知秦州王公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州詔分領之張方平言涇原最當賊衝王公未愜人望不當與琦等同列不報琦上言請於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拔用有勇略將帥統領訓練預分部曲遠斥

埃於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來則命駐劄之兵觀
利整陣併力擊之又於西賊未集之時出三州已整
之兵淺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招其種落築壘拓地別
立經制朝廷節儉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
使行間覘賊如此則二三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
矣自元昊反延州城砦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戍
兵十萬無壁壘皆散處城中畏籍莫敢犯法籍命部
將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於橋子谷旁以斷寇出入
之路又使周美襲取承平砦王信築龍安砦悉復所
亡地築十一城延民以安初元昊陰誘屬羌爲助而

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爲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
覆不常至部卽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
爲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爲中國用羌人親愛之
呼爲龍圖老子仲淹以慶州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
口在賊腹中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與蕃
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
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卽大順城也賊覺以三萬騎
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
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
佑年方冠與將卒錯處鈎深摘隱得其材否由是仲

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矣

慶曆三年春正月以元昊反軍興用度不足因聽並邊入中芻粟予券趨京師權貨務受錢若金銀入中他貨予券償以池鹽由是羽毛筋角膠漆鐵灰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貪吏表裏爲奸至入椽木二估錢千給鹽二百二十斤鹽直益賤販者不行至是詔凡商人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悉收市入官官爲置場增價出之復禁末興等十一州軍商鹽官自輦運以衙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析博務於末興鳳翔聽

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趨蜀中以售已而東南末鹽悉復禁權 二月詔選河北諸州強壯者爲軍刺手背爲義勇字各營於其州給以俸廩分番訓練不願者釋之尋又刺陝西秦鳳路義勇爲保捷軍 三月辛酉晁宗慤罷 契丹主有南侵意會元昊反欲乘釁取瓦橋關以南各縣地乃集羣臣議南院樞密使蕭惠曰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帥六軍臨之其勝必矣北院樞密使蕭孝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曲在我况勝負未可逆料願熟察之契丹主從惠言乃遣南院宣徽使蕭特末翰林學士劉

六符來致書取故地及問興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特末至呂夷簡奏遣知制誥富弼爲接伴使與中使迎勞之特末託疾不拜弼曰吾嘗使北病卧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子不拜何也特末等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特末感悅亦不復隱其情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且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弼具以聞帝唯許增歲幣或以宗室女嫁其子且令夷簡擇報聘者夷簡不悅弼因薦之集賢校理歐陽脩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得命卽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

動色進弼樞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柰何逆以官爵賂之遂往五月戊午以大名府爲北京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南下朝議請城洛陽呂夷簡曰此子囊城郢討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耶我聞契丹畏壯侮怯景德之後非乘輿濟河則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建大名爲北京卽真宗駐驛之所城焉識者韙之六月以契丹兵壓境詔以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時教士卒習戰頃之士勇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曰彼得其實以告是服

人之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於郊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視吾旗所向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至和議益決 秋七月任布罷 戊午以呂夷簡章得象兼樞密使加晏殊同平章事初富弼建議宰相兼樞密使帝曰軍國之務當悉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故止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及張方平請廢樞密院帝乃追用弼議令夷簡判樞密事議者以判名太重夷簡亦不敢當遂改兼樞密使 富弼還復至契丹見契丹主宗真言曰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

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羣臣請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爾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虜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太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脩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

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
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
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
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
微卿言吾不知其詳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也弼
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
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劉六符曰吾主恥受
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嘗言為祖宗守
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
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

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辭爾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
之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六
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當共奏使兩
主意通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
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
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
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
悟今惟有結婚可議爾弼曰結婚易生嫌隙本朝長
公主出降齋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
契丹主諭弼使還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卿其

遂以誓書來弼還具以白帝帝復使弼持和親增幣
二議及誓書往契丹且命受口傳之詞於政府既行
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爲使而不見國書脫書
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馳還都以晡時
入見曰政府故爲此以陷臣臣死不足惜如國事何
帝以問晏殊殊曰呂夷簡決不爲此誠恐誤爾弼曰
晏殊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易書而行九月弼至
契丹不復議婚專欲增幣且曰南朝旣增我歲幣其
遺我之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於弟乎
契丹主曰然則爲納字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

旣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於一字何有若我擁兵而
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之民故屈已增幣
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而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
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
自古唯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然後
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聲色俱厲契丹主
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及留增幣誓書而
使其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及劉六符持誓書與
弼俱來且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曰二字臣以死拒
之虜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許之

於是歲增銀絹名十萬匹兩送至白溝仍遣知制誥
梁適持誓書與仁先如契丹報之契丹亦遣使再致
誓書來報徹兵自是通好如故 元昊雖數勝而死
亡創痍者相半國人困於黠集財用不給多怨之知
延州龐籍言夏境鼠食稼且旱元昊思納款詔命知
保安軍劉拯諭元昊親信野利剛浪陵遇乞兄弟言
公方持靈夏兵儻內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冊之剛浪
陵令浪埋賞乞媚娘三人詣种世衡乞降世衡知其
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爲間留使監稅出入騎從
甚寵而遣王嵩以棗及畫龜爲書置蠟丸中遣剛浪

陵以早歸之意欲元昊得之而致疑剛浪陵笑曰种
使君年亦長矣何兒戲尚爾元昊果疑剛浪陵囚嵩
窖中剛浪陵使其教練使李文貴至青澗報世衡言
用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於和籍曰此詐也乃屯
兵青澗留文貴不遣元昊果大舉入寇攻鎮戎軍王
沿使總管葛懷敏督諸砦兵禦之分諸將爲四路趨
定州砦賊毀橋斷其歸路四面圍之懷敏突圍走由
是大潰懷敏馳至長城濠路已斷遂及將校十四人
死焉餘軍九千四百馬六百皆爲敵所得元昊乘勝
直抵渭州焚蕩廬舍屠掠民畜自涇邠以東皆閉壘

宋史卷之六
自守范仲淹自將慶州蕃漢兵援之元昊乃還議者
欲以金繒啖契丹使攻元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往
使昌朝力辭使命且上疏曰太祖收方鎮之權以爲
萬世利及太宗時將帥率多舊人猶能仗威靈所向
有功近歲因西羗反叛驟擇將領而士不練習以屢
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削方鎮太過之
弊也况今武臣多親舊恩倖出卽爲將素不知兵一
旦付以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地矣此用親舊恩倖
之弊也請自今方鎮守臣無數更易刺史以上宜慎
所授以待有功且命將之時去疑貳推恩惠務責任

以大効使一切便宜從事庶得馭將之道帝加納之
初翰林學士王堯臣體量安撫陝西歸上疏論兵
因言韓琦范仲淹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及葛
懷敏敗死中外震懼帝思堯臣之言會仲淹附王懷
德入奏乞與韓琦同經略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
臣兼環慶涇原有警臣與琦合秦鳳環慶之兵犄角
而進若秦鳳環慶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爲援臣當
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橫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
平定願詔龐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
彥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渭州一武臣足矣帝采用

其策冬十一月辛巳乃復置陝西路經略安撫招討使總四路之事置府涇州益屯兵三萬以琦仲淹籍分領之復以堯臣爲體量安撫使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張亢帥渭州堯臣復言琦等旣爲陝西四路招討等使則四路當稟節制不當復帶使名各置司行事使所稟不一於是諸路並罷經略使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重二人號令嚴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犯邊境邊人爲之謠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處士孫

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二篇國子監直講石介嘗師事之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故召用爲國子監直講以富弼爲翰林學士辭不拜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於是帝復中樞密直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學士弼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安敢受賞乎

慶曆三年春正月癸巳元昊上書請和西鄙用兵日

久帝心厭之會契丹使言元昊欲歸款乃密詔龐籍
招納之籍遣李文貴還以通意元昊聞之大喜亟出
王嵩厚禮之使與文貴以剛浪陵書至延州議和然
猶倔強不肯削僭號且云如日方中止可順天西行
安可逆天東下籍以其言未服未可信詔籍復書許
之使呼剛浪陵爲太尉籍曰太尉三公非陪臣所得
稱使剛浪陵當之則元昊不得臣矣令其書自稱寧
令或謨寧令皆其官名也於義無嫌至是元昊知朝
廷許和有緒乃遣其六宅使賀從勗與文貴至延州
上書自稱男邦泥定國兀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

曩霄而不稱臣兀卒卽吾祖也如可汗號籍言名體
未正不敢以聞從勗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若得至
京師天子不許更歸議之籍送使者闕下因陳便宜
言羌久不通和市國人愁怨今辭理寢順必有改事
中國之心請遣使諭之 二月立四門學 三月戊
子以呂夷簡爲司徒同議軍國大事先是夷簡感風
眩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疾稍愈命數日一至中
書裁決可否夷簡力辭帝降手詔曰古謂髭可療疾
今剪以賜卿至是帝御延和殿召見敕乘馬至殿門
命內侍取九子輿以前夷簡辭避久之詔給扶母拜

乃罷相改授司徒同議軍國大事以晏殊同平章
事兼樞密使賈昌朝叅知政事富弼爲樞密副使弼
見帝固辭言契丹旣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
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臥薪嘗膽不忘
修政且收臣新命使天下知使臣不受賞和好未可
保其於守備決不敢懈帝察其意堅改授資政殿學
士召夏竦爲樞密使以歐陽修王素蔡襄知諫
院余靖爲右正言增置諫官以修等爲之襄喜賢路
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乃上疏曰任諫非難聽諫爲難
聽諫非難用諫爲難修等爲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

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爲禦之之說其禦之不過有三
曰好名好進彰君過爾願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
名而無其實修每入對帝必延問執政資所宜行旣
多所張弛小人諭諭不便修慮善人必不勝數爲帝
分別言之素旦之子也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修及尹
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羣邪目之曰黨人於是朋
黨之論起修乃進朋黨論以爲君子以同道爲朋小
人以同利爲朋皆自然之理也然小人無朋惟君子
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
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

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相保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爲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夏四月癸卯賀從勗至京帝用龐籍言命著作佐郎邵良佐更往議之許封冊元昊爲夏國王歲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富弼言元昊臣契丹而不臣我朝則是契丹爲無敵於天下矣須令稱臣乃可許和蔡襄亦言元昊自稱兀

卒旣又譯爲吾祖特以侮慢朝廷使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語邪不可許其請帝皆不聽良佐至夏州元昊亦遣如定聿捨張延壽等來議和及歲幣甲辰以韓琦范仲淹爲樞密副使以元昊請和故召還命知永興軍鄭戡代之富弼言西寇未珍亦須籍材若二人俱來或恐闕事願召一人使處於內一人就授副樞且令在邊表裏相濟事無不集不聽時元昊倚契丹邀索無厭晏殊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力陳其不便帝嘉納之乙巳夏竦至京師罷之以杜衍爲樞密使初召竦諫官歐陽脩蔡襄等交章

論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兼之挾詐任數奸邪傾險陛下孜孜政事首用懷詐不忠之臣何以求治中丞王拱辰亦言竦經略西師無功而歸今置諸二府何以厲世因對極論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畢其說帝乃悟會竦已至國門言者論益力乞毋令人見右正言余靖言竦累表引疾及聞召命卽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堅求面對叙恩感泣復有左右爲之地者則聖聽惑矣章累上卽日詔竦歸鎮拜杜衍爲樞密使竦亦自請還節鉞徙知亳州竦至亳上書萬言自辯

徙判荊州蔡襄言於帝曰陛下罷竦而

用琦仲淹士大夫賀於朝庶民歌於路至飲酒叫號以爲歡且退一邪進一賢豈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然臣竊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旣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國子監直講石介篤學尚志樂善嫉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會呂夷簡罷相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同時執政而歐陽脩蔡襄王素余靖並爲諫官夏竦旣拜復奪之以衍代因大喜曰此盛

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有曰衆賢之進知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聞之曰介禍始於此矣范仲淹亦謂韓琦曰爲此鬼怪輩壞事 京師自正月不雨至於月遣使祠禱嶽瀆羣臣請帝親禱於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以旦日出禱王素曰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問其故素對曰陛下知其且雨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也帝竦然詔明日詣西太乙宮諫官故不在屬車間時命素扈從日甚熾埃氛翳空比車駕還未薄城天大雷電而雨時王德用進

二女素論之帝曰朕真宗皇帝子卿王旦子也有世舊非他人比德用實進女然已在朕左右柰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爾帝動容立命遣女出宮而賜素銀緋 呂夷簡罷先是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言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以姑息爲安以避謗爲智柔而易制者升爲心腹姦而可使者保爲羽翼是張禹不獨生於漢而李林甫之復見於今也書上帝不之罪夷簡見書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爾至是蔡襄復言夷簡被病以來兩府大臣並笏受事於門貪戀權勢病不知止乃罷同議軍國

大事未幾以太尉致仕 五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丙子王舉正罷八月范仲淹叅知政事富弼
爲樞密副使歐陽修余靖論舉正懦默不任事范仲
淹有相才請罷舉正而用仲淹帝然之舉正遂罷拜
仲淹叅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
不拜願與韓琦出行邊命爲陝西宣撫使未行復除
叅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
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
再賜手詔又爲之開天章閣召輔臣條對仲淹退而
上十事曰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

農桑修武備推恩信重命令減徭役悉采用之宜著
令者皆以詔書畫一頒下 帝復申副樞之命富弼
猶固辭帝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
也時元昊使辭帝至紫宸殿俟弼綴樞密院班乃坐
弼不得已受命帝以平治責成輔相命弼主北事仲
淹主西事弼上當世之急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
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欲漸易監司之不
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 以韓琦
爲陝西宣撫使時二府合班奏事琦必盡言雖事屬
中書亦指陳其實同列或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

直琦嘗條陳所宜先行者七事曰清政本念邊計擢材賢備河北固河東收民心營洛邑繼又陳救弊八事曰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倖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謂數者之舉謫必隨之願委計輔臣聽其注措帝嘉納之遂命宣撫陝西琦討平羣盜張海郭邈山等汰禁卒羸老不任用者修鄜延城障賑河中同華諸州饑民所活百餘萬人 九月丁卯任中師罷 冬十月以張昷之王素等爲都轉運按察使先是知諫院歐陽脩言天下官吏旣多朝廷無由遍知其賢愚善惡乞立按察之法於內外朝官中丞

郎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爲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無狀皆以朱書於名之下其中材之人以墨書之歲具以聞詔從之富弼范仲淹復請詔中書樞密通選逐路轉運按察使卽委使自擇知州知州擇知縣不任事者皆罷之於是昷之等首被茲選昷之河北王素淮南沈邈京東施昌言河東李絢京西 仲淹之選監司也取班薄視不才者一筆勾之富弼曰一筆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 初太祖以舊制文武常叅官各以曹務閑劇爲月限考滿卽遷非循名責實之道

乃罷之淳化中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
官引對磨勘蓋復序進之制其後立法文臣五年武
臣七年無贓私罪始得遷秩曾犯贓罪則文臣七年
武臣十年中書樞密取旨其七階選人則考第資歷
無過犯或有勞績者遞遷謂之循資至是用范仲淹
言詔兩地臣寮非有勲德善狀不得非時進秩京朝
官勘磨年限內有無勞績及舉者數取旨朝官須二
年無私罪而有監司及清望官五人爲保任方遷員
外舉郎者數不足增二年遷郎中少卿監亦如之遷
太監卿諫議悉聽旨其法始密於舊矣 太祖初定

任子之法臺省六品諸司五品登朝嘗歷兩任然後
得請太宗卽位諸州進奏者授以試銜及三班職尋
特定選人七等凡誕聖節及三年南郊皆聽奏一人
而特恩不預焉由是奏薦之恩寔廣至是范仲淹富
弼始裁損奏補入仕之路十一月丁亥乃下詔曰周
大司樂掌學政以六藝教國子則官材蓋本於世胄
而今之廕法推恩大廣以致踈宗蒙澤稗齒授官未
知立身之道從政之方而並階仕進非所以審爵重
民也其著爲令使夫冢嗣先錄以篤爲後之體支子
限年以明入官之重咨爾庶位體茲意焉 十二月

丁巳河北雨赤雪河東地震諫官孫甫上疏言赤雪者赤青也人君紆緩之應地震者陰盛也陰之象爲臣爲後宮爲戎狄盛則陰變而動矣天地災變固無虛應陛下救紆緩之失莫若自主威福時出英斷以懾姦邪救陰盛之變莫若外謹戎備內制後宮此應天之實也

資治通鑑卷第九

終

宋資治通鑑卷第十

宋紀十

起慶曆甲申盡皇祐壬辰凡九年

仁宗禮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三

慶曆四年春正月帝復御經筵自元昊反罷進講崇政殿說書趙師民言帝王治經與品庶異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方外小有事臣等卽不復進見是以爲先生遺籍可以講無事之朝不足贊有爲之世臣愚以爲過矣又獻勸講箴帝嘉納之於是復命曾公亮等講讀經史嘗謂公亮等曰卿等宿儒博學多所

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卿等勞爾 乙亥荆
王元儼卒元儼太宗第八子廣顙豐頤嚴毅不可犯
天下崇憚之名聞外夷呼爲八大王遼人入使必問
王安否及所在莊獻臨朝自以屬尊望重恐爲太后
所忌深自沉晦既有疾帝親視之屏人與語所對皆
忠言至是卒有司以年歲不利財用方困請緩葬期
范仲淹言荆王太宗愛子真宗愛弟屢被讒惑陛下
仁聖力能保全豈忍送葬之際却惜財利而廢典禮
請賜內藏庫金帛備葬事帝從之 三月詔天下州
縣立學行科舉新法時范仲淹意欲復古勸學數言

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宋祈等奏教不本於
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
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參考衆說擇其便於
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
其履行則學者脩飭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
亂矣簡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
者不專於記誦矣帝從之乃詔天下州縣皆立學本
道使者選部屬官爲教授員不足取於鄉里宿學有
道業者士湏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舊嘗充試者
百日而止試於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

宋史通鑑 卷一
名等禁三場先策次論次賦詩通考爲去取而罷帖
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 元昊侵党
項契丹遣使讓之元昊不聽党項等部及夾山部落
呆兒族八百戶與山西部族節度使屈烈皆叛契丹
降於元昊 宜州蠻歐希範作亂討平之 夏四月
作太學五月壬申帝謁孔子判國子監王拱辰田况
王洙余靖等言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室生徒
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取才養士之法盛矣
而國子監才二百楹制度狹小不足以容詔以錫慶
院爲太學置內舍生二百人講殿旣備帝謁孔子故

事止肅揖帝特再拜賜直講孫復五品服初海陵人
胡瑗爲湖州教授訓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率
先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
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遊者常數百人
時方尚詞賦湖學獨立經義治事齋以敦實學及興
太學詔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式 元昊遣使上誓
表言兩失和好遂歷七年立誓自今願藏盟府其前
日所掠將校民戶各不復還自此有邊人逃亡亦毋
得襲逐臣近以本國城砦進納朝廷其栲栳鑣刀南
安承平故地及他邊境蕃漢所居乞畫中爲界於內

聽築城堡凡歲賜銀綺鹽茶二十五萬五千乞如常數臣不復以他相干乞頒誓詔蓋欲世世遵守永以爲好儻君親之義不存或臣子之心渝變當使宗祀不永子孫懼殃帝遣使賜元昊詔曰俯閱來誓一皆如約時韓琦自陝西還與范仲淹並對言爲今之策當以和好爲權宜戰守爲實務因畫和守戰三策又言北戎久強今乘元昊議和其勢愈重苟不大爲之備禍未可量夫京師坦而無備若北戎一朝稱兵深入必促河朔重兵與之力戰彼戰勝則直趨澶淵若京師堅固戒河朔之兵勿與戰彼不得戰欲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沮而自退退而邀擊之皆可也故修京師非徒禦寇誠以伐深入之謀諫官余靖言王者守在四夷今無故而修京城是舍天下之大而爲嬰城自守之計遂不果行 六月開寶寺塔火余靖上疏言五行之占本是災變宜戒懼以答天意而聞有詔取舊瘞舍利入禁中竊恐巧佞之人推以靈異再圖營造廣事浮費以奉佛求福非天下所望也且一塔不能自衛爲火所燬况籍其福以庇於民哉 壬子以范仲淹爲陝西河東宣撫使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及陝西用兵帝以其士望所

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其
功業仲淹亦以天下爲己任與富弼日夜謀慮興致
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模闊大論者籍籍及按察使出
多所舉劾衆心不悅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
者不便由是謗毀稍行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以行
伊周之事夏竦怨介又欲因以傾弼等乃使女奴陰
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且僞作介爲弼
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弼與仲淹恐懼
不自安適聞契丹伐夏遂請行邊○羅從彥曰小人
之權幸可畏也以仁宗之英明急於圖治而富范等

觴於讒間不果其志何耶古者人君立政立事君臣
相與合心同謀明足以照之仁足以守之勇足以斷
之爲之不暴而持之以久故小人不得措其私權幸
不得逞其成若慶曆之事銳之於始而不究其終君
臣之間毋乃有未至耶京師旱蝗上謂輔臣曰方
歲旱而飛蝗百姓何罪罹此默禱上帝願歸罪朕躬
余靖等言災異之來實由人事闕失今陛下既有引
過之言達於天地神祇伏乞必踐其言必行其實專
聽斷攬威權號令信於人恩澤及於下則災異消和
氣應矣 契丹初修國史 秋七月戊寅大封宗室

先是富弼言北虜率以近親爲名王將相以治國事
掌兵柄今歲荆王之薨識者憂之臣願陛下擇宗室
中賢者數人封之內以藩屏王室外以威示四夷時
祖宗之後未有封王爵者帝用弼議封秦王廷美子
德文爲東平王潤王元份子允讓爲汝南王燕王德
昭孫從諤爲潁國公岐王德芳孫從照爲安國公同
時封王公者凡十人 契丹主以夏納党項之故徵
諸道兵將討元昊遣使來告曰請爲中國討賊慎無
與和也時朝廷欲加元昊封冊而契丹之使適至帝
疑契丹與元昊同謀以見欺欲調發爲備召羣臣議

之富弼言契丹實有怨於元昊耳保無他也余靖言
契丹挾詐不可輕許八月乃命靖致贐禮且覘其誠
否而留夏國封冊不發 以富弼爲河北宣撫使弼
及范仲淹旣去石介不自安亦請外得濮州通判
許國文靖公呂夷簡卒自章獻太后臨朝十餘年間
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爲多及西夏用師契丹求地夷
簡選將命使二邊以寧獨建募萬勝軍加契丹歲幣
大爲後日之患又成郭后之廢逐孔道輔范仲淹於
外時論少之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
下之事屈伸紆卷動有操術故當國最久雖數爲言

者所詆而帝眷倚不衰○朱熹曰當許公用事之時其舉措不合衆心者多矣而又惡忠賢異己必力排之逮其晚節知天下公議不可終拂又慮天下之事或至危亂而忠賢之排去者將起復用是以寧損故怨以爲收之桑榆之計其慮患之意雖未必盡出於至公而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則與世之遂非長惡力戰天下之公議以貽患國家者相去遠矣九
月庚午晏殊罷殊平居好賢及爲相務進人材擢歐陽脩等爲諫官旣而苦其論事煩數或面折之至是脩出爲河北都轉運使諫官奏留之殊獨不許孫甫

蔡襄因上言殊爲李宸妃碑不言生帝又後官兵治僦舍以規利乃降授工部尚書出知潁州殊劄簡清儉博學洽聞文章瞻麗爲世推重甲申以杜衍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賈昌朝爲樞密使陳執中叅知政事衍務裁僥倖每有內降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帝嘗語歐陽脩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執中自知青州召還諫官蔡襄孫甫等爭言執中劄悞不學若任以政天下不幸帝不聽諫官論不止乃命中使齎勅告卽青州賜之明日諫官上殿

帝作色迎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邪朕已召之矣乃不敢言 冬十月契丹主宗真親將騎兵十萬出金肅城遣弟重元將騎七千出南路樞密使蕭惠將兵六萬出北路三路濟河長驅入夏境四百里不見敵據德勝寺南壁以待惠與元昊戰於賀蘭山北敗之元昊見契丹兵盛乃請和退師十里請收叛黨以獻且進方物契丹主遣樞密副使蕭革迓之而進軍次於河曲元昊親率党項三部以待罪契丹命革詰其納叛背盟之故賜之酒許其自新惠以爲大軍旣集宜加伐不可許和契丹主猶豫未決元昊以未得成

言又退師三十里以候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赭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和元昊乃遷延以老之度其馬饑士疲因縱兵急攻惠營敗之乘勝攻南壁契丹主大敗從數騎走得免元昊入樞密使蕭孝友砮執駙馬蕭胡覩以去已而遣使歸其先所俘獲契丹亦遣所留夏使還之契丹主遂引兵還 十一月己巳詔戒朋黨相訐并戒按察恣爲苛刻及文人肆行言怪者 契丹以雲州爲西京雲州卽雲中也契丹建爲西京大同府於是契丹境內凡五京六州軍城百五十六縣二百九部族五千二屬國六十東至於海

西至金山暨於流沙北至臚胸河南至白溝幅員萬里十二月乙未冊元昊為夏國主余靖使還知契丹已與夏和帝乃遣尚書員外郎張子奭充冊禮使冊元昊為夏國主仍賜對衣黃金帶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三萬斤冊以漆書竹冊籍以錦金塗銀印文曰夏國主印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敕書為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使至京就驛買賣宴坐別殿使至其國相見用賓客禮置榷場於保安軍及高平若命國子博士高良夫等會夏人畫疆界然朝使往止留館宥州終不復至興靈而元昊帝其國中自

若也 知環州种世衡卒環原之間有明珠滅滅康奴三族最大其北有二川交通西界宣撫使范仲淹議築古細腰城斷其路命世衡及知原州蔣偕董其事世衡時知環州方臥病檄至即將所部甲士晝夜興築城成而卒世衡善撫士卒得人死力教土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謀某事辭某事者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失者亦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在邊數年積穀通貨所至不煩縣官益兵增饋而武功自振夏戎聞屬羗不可誘土人皆善射乃不復以環為意及卒青澗及環人皆畫其像祠

之

慶曆五年春正月乙酉罷杜衍范仲淹富弼以賈昌朝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宋庠參知政事王貽永爲樞密使吳育龐籍爲副使初仲淹弼旣出宣撫攻者益衆二人在朝所爲亦稍沮止衍獨左右之衍好薦引賢士而抑僥倖羣小咸怨衍婿蘇舜欽易簡子也能文章論議稍侵權貴時監進奏院循例祠神以伎樂娛賓集賢校理王益柔曙之子也於席上戲作傲歌御史中丞王拱辰聞之以二人皆仲淹所薦而舜欽又衍婿欲因是傾衍及仲淹乃諷御史魚周詢劉元瑜舉劾其事拱辰及張方平列狀請誅益柔章得象無所可否賈昌朝陰主之韓琦言於帝曰益柔狂語何足深計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一不爲陛下論列而同狀攻一王益柔此其意可見矣帝感悟乃止黜益柔監復州酒稅而除舜欽名同流被斥者十餘人皆知名之士拱辰喜曰吾一舉網盡矣舜欽旣得罪衍由是不安求去不許會諫官錢明逸論仲淹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陳執中復譖衍庇二人帝不悅遂併黜之衍罷知兗州仲淹知邠州弼知鄆州衍清介有大節其

去也君子惜之 罷磨勘蔭子新法 三月辛酉罷
樞密副使韓琦范仲淹富弼罷去琦不能獨居上疏
辯析且言近日臣僚專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不報
初陝西四路總管鄭戩遣靜邊砦主劉滬著作佐郎
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援兵知渭州尹洙以爲前
此屢困於賊者正由城砦多而兵勢分也今又益城
不可奏罷其役會戩罷而滬等督役如故洙不平以
張忠代之滬不受代洙乃諭裨將狄青往械滬及士
廉下吏而罷水洛之役戩論奏不已琦是洙而朝議
右戩竟徙洙知慶州釋滬等獄而復城水洛琦乃請

外遂出知揚州滬文質之子也河東轉運使歐陽脩
上疏曰杜衍范仲淹韓琦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
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其識不遠
欲廣陷良善則指爲朋黨欲搖動大臣則誣以專權
蓋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
去之則善人少過惟指爲朋黨則可盡逐自古大臣
被主知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唯有專權是上之
所惡方可傾之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
國之福也竊爲陛下惜之羣邪益忌脩因附致脩罪
左遷知滁州洙博學有識度以爲自唐以來文格卑

弱至柳開始為古文而世未知宗尚乃與歐陽修復振起之為文簡而有法元昊反洙未嘗不在兵間故於西事尤為練習未幾卒罷科舉新法范仲淹既去執政以新定科舉入學預試為不便且言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祖宗以來莫之有改且得人嘗多矣帝下其議有司請如舊法乃詔前所更令悉罷之王宗沐曰君權重則國勢自尊議論約則法令不行三代之治天下皆是物也在子濫則朝命輕磨勘踈則官邪伏科法亂則人才弱宋三事之不可不變此庸人能辦之者仲淹之相不知格君心之非而先於庶事固非伊周之佐然其不顧身家之怨而力革三事不可謂非忠臣也羣小不便謗言朋與仲淹朝罷命而三法者已夕更矣快小人之心養頽久之弊不問法之是否而以人之去就為因革

則人君之權安在不問行之當否而以言之多寡為是非則議論之端何窮宋卒以是亡國其來非一日矣餘帝無論仁宗而亦若是况非仁而蔽於愚者歟夏四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五月夏人歸石元孫諫官御史奏元孫軍敗不死為國辱請斬於塞下以示西人賈昌朝獨引春秋穀臣知瑩故事請赦之因入對又袖出魏于禁傳以奏曰前代將臣覆沒而還多不加罪帝乃貸元孫編管全州子弟嘗授陣亡恩澤者並追奪之戊申章得象罷得象在中書畏遠名勢宗黨親戚一切抑而不進然亦無所建明御史孫抗數論之得象乃上章求去遂出知陳州以陳執中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吳育

叅知政事丁度爲樞密副使未幾執中與賈昌朝言
西夏來庭乞免兼樞密使從之 冬十月罷轉運兼
按察使 滁州狂人孔直溫謀反伏誅搜其家得石
介書時介已死宣徽南院使夏竦言介詐死乃京東
安撫使富弼遣介結契丹起兵期以一路兵爲內應
請發介棺驗之詔下兗州訪介存亡杜衍以闔族保
介必死提刑呂居簡亦言無故發棺何以示後始獲
免十一月遂罷富弼貶孫復監虔州稅介子孫羈管
他州居簡夷簡弟也

慶曆六年春三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癸酉

以吳育爲樞密副使丁度叅知政事育在政府遇事
敢言時知永靜軍何綬疑通判江中立譖已因誣以
罪迫令自殺育欲坐綬死賈昌朝不可遂爭議帝前
殿中失色育論辯不已曰臣所辯者職也顧力不勝
願罷臣職知審刑院高若訥附昌朝議綬竟減死一
等帝以昌朝故乃命育與度易位謂近臣曰吳育剛
正可用第嫉惡太過耳 王宗沐曰疑人譖已而殺之是故殺之也重於亦矣而可
從減是殺人者無罪也吳育剛正執論仁宗卒不能辨而賈昌朝何綬卒追於死已非人君之明而又使育與丁度易位猶足以爲政乎其後以早故俱罷計帝亦有不自安者昌朝以經術進頗有賢稱而力宥石元孫使至失刑沮壞國法亦近於婦人之仁者矣

慶曆七年春二月大旱詔求直言三月賈昌朝吳育免昌朝育議不協論者多不直昌朝時方憫雨昌朝引漢冊免三公故事乞罷御史中丞高若訥上言大臣喧爭爲不肅故雨不時若於是昌朝出判大名育出知許州 丁酉以夏竦同平章事制下諫官御史交章言大臣和則政事修竦前在關中與首相陳執中論議不合今不可使共事尋改樞密使以文彥博叅知政事高若訥爲樞密副使 帝禱于西太乙宮是時日方炎赫帝却蓋不御及還而雨大浹 初涿人王則以歲饑流至貝州自賣爲人牧羊後隸宣毅

軍爲小校具冀俗尚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諸圖讖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妖人爭信事之州吏張巒卜吉主其謀黨與連德齊諸州約以明年正旦斷澶州浮梁作亂會其黨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則故不待期亟以冬十一月至日反時知州張得一方與官屬謁天慶觀則率其從劫庫兵執得一囚之從通判董元亨索庫鑰元亨厲聲罵賊賊遂殺之又殺司理王獎等兵馬都監田斌以從卒與戰不勝而出城扉闔提點刑獄田京等繼城出保南關入驍健營撫士卒凡有欲應賊者京以

計盡誅之由是營兵在外者皆懾服南關得不陷則
僭稱東平王建國曰安陽改元得聖旗幟號令率以
佛爲稱城以一樓爲一州書州名補其徒爲知州每
面置一總管然縋城下者日衆於是令民伍伍爲保
一人縋餘悉斬事聞以知開封府明鏞爲河北體量
安撫使而詔貝州有能獲賊者授諸衛上將軍鏞至
貝州民汪文慶等自城上繫書射鏞帳約爲內應夜
垂組以引官軍入城者數百人賊覺率衆拒戰官軍
不利乃與文慶等復縋而出 太子太傅致仕文定
公李迪卒

慶曆八年春正月丁丑河北宣撫使明鏞以貝州城
峻不可攻乃爲距關將成爲王則所焚鏞乃卽南城
爲地道日攻其北以牽制之朝廷以則未下令文彥
博河北宣撫使鏞爲之副夏竦惡鏞恐其成功凡鏞
所奏輒從中沮之彥博旣受命請軍事得專行許之
彥博至貝鏞穿道適通遂選壯士夜半由地道入城
衆登城賊縱火牛官軍以鎗中牛鼻牛還攻之賊大
潰開東門遁總管王信追則擒之餘衆保村舍者皆
被焚死竦復言所獲恐非真盜乃詔檻送則京師磔
於市則據城凡六十六日而敗改貝州爲恩州張得

一以降賊伏誅戊申詔以彥博同平章事加明鎬端
明殿學士封賈昌朝爲安國公侍讀學士楊偕言賊
發昌朝部中至出大臣乃能平昌朝爲有罪不當賞
弗聽 夏元昊卒年四十六子諒祚方期歲沒滅氏
所主也養于母族訛龐訛龐因以三大將分治國政
謚元昊曰武烈皇帝廟號景宗尊沒滅氏爲皇太后
帝將以閏月翌夕復張燈皇后諫止之越三日侍
衛親從官顏秀等四人謀爲亂夜入禁中越屋叩寢
殿皇后方侍帝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閣擁持趣召
都知王守忠使引卒入衛賊傷官嬪殿下聲徹帝所

宦者以乳媪毆小女子給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
敢妄言邪陰遣人挈水踵後賊果舉炬焚簾水隨滅
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曰以是徵賞故爭
盡死力守忠兵至賊就擒滅詔領皇城司者皆坐斥
事連副都知楊懷敏夏竦與懷敏相結欲曲庇之乃
請御史與宦官同鞫于禁中丁度曰宿衛有變事關
社稷請付外臺窮治因爭於帝前帝從竦議由是懷
敏止降官領內職如故 三月帝幸龍圖天章閣以
手詔問輔臣及御史中丞以上時政闕失皆給筆札
令卽坐以對時陳執中不學少文固辭不對宋庠亦

請至中書合議條奏乃聽兩府歸而上之翰林學士張方平方鎖院草制夜半以所條對上言汰冗兵退剩員慎磨勘擇將帥四事帝覽奏驚異詰旦更賜手札問詔所不及者方平復上備邊恤刑二事又言古今治亂之變只在上下之勢離合而已比來朝廷頗引輕險之人內爲言官外爲按察多發人曖昧之事議論展轉緣飾沽激天下承風靡然一變故將相以至卿大夫士一動一爲輒曰恐致人言更相如息專避嫌疑苟且因循求免謗咎何暇展布四體爲國立事者哉願陛下深爲留神務在通上下之情欲上

下之情合惟審于聽受而已殿中侍御史何郟上言古者人君以天下至廣非一人聰明所能盡故內則公卿大夫謀於朝外採百工庶人議於下今國家設侍從之官自學士以至待制皆自文學選以備顧問公卿之才並由此出自頃相承朝廷惟以文翰待之而不責其言議臣下亦以職分當爾自安循默以天下利害之大備言責者惟御史諫官僅十人而欲陛下聰明無所遺政理無所失不可得矣欲乞頒詔告諭兩制臣僚自今有聞朝政闕失並許上章論列欲進用臣僚取其裨補多者用爲選首庶使親侍之臣

各知責任務圖傾竭以助政化帝嘉納之夏四月
巳巳冊諒祚爲夏國主夏遣使來告哀朝廷及契丹
皆遣使慰奠議者請因諒祚幼弱毋族專國以節鉞
啖其三大將使各有所部分以狹其勢可以得志陝
西安撫使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不如因
之失機會壬申罷丁度爲觀文殿學士以明鎬參
知政事度以與夏竦議事不合求解政事乃置觀文
殿學士以授之度性資淳質在翰林十五年數論天
下事未嘗及私帝雅重之文彥博數推鎬貝州之功

且薦其才可大用帝遂以代度五月辛酉以宋庠
爲樞密使龐籍參知政事何郯論夏竦姦邪不可任
樞要會京師一日無雲而震者五帝方坐便殿趣召
翰林學士張方平至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
宜免之乃出知河南六月甲午明鎬卒河北京
東大水冬十月以美人張氏爲貴妃初衛士之變
帝以美人有扈蹕功夏竦建議欲尊之同知諫院王
贊因言賊本起皇后閣前請究其事冀動搖中宮預
爲美人地上以問御史何郯曰此姦人之謀不可不
察上悟事遂寢然美人卒以功進貴妃

皇祐元年春正月甲午朔口有食之 二月丁卯彗
星見 夏五月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青州知州
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
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
給其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
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
藉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
者聽民擅取死者爲大塚塋之目曰叢塚夏麥大熟
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
萬計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廓中爲粥食之蒸爲疾

疫及相啗藉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什名爲救之而
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帝聞遣
使褒勞加拜禮部侍郎弼曰救災守臣職也固辭不
受 後苑刈麥帝御寶岐殿觀之謂輔臣曰朕作此
殿不欲植花卉而歲以種麥庶知稼穡之不易也
六月帝以賈昌朝舊學特置觀文殿大學士以寵之
仍兼判尚書都省詔自今非嘗爲相者毋得除後昌
朝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入見召赴邇英閣
講乾卦帝曰將相侍講天下盛事昌朝頓首謝 秋
八月壬戌陳執中罷執中居位無所建明但延接卜

相術士言者屢攻之遂以足疾求罷出知陳州以
宋庠同平章事高若訥參知政事龐籍爲樞密使梁
適爲副使庠初執政遇事輒分別可否及再登用遂
浮沉自安然天資忠厚嘗曰逆詐恃明殘人矜才吾
終身不爲也 文彥博龐籍建議省兵衆以爲不可
帝以爲疑彥博籍共奏曰公私困竭正坐冗兵果有
患臣請死之帝意遂決於是簡汰陝西及河北諸路
羸兵爲民者六萬減廩糧之半者二萬又詔減陝西
兵屯內地以省邊費 九月乙巳廣源州蠻儂智高
反寇邕州初儂氏自唐初卽雄於西原世爲廣源州

首領唐末交趾強盛廣源服屬之知儂猶州儂全福
爲交人所殺其妻改適商人生智高冒姓儂氏旣壯
與其母據儂猶州建國曰大曆交人攻而執之釋其
罪使知廣源州智高怨交趾乃乘間襲據安德州僭
稱南天國改元景端因招納亡命貢獻中國求內附
朝廷不許復奉金函書以請亦不報智高怒與廣州
進士黃師密等謀據廣南乃數出敝衣易穀食給言
洞中饑饉部落離散知邕州陳珙信之不設備智高
一夕忽縱火焚其居因給衆曰平生積聚今爲天火
所焚生計窮矣當取邕廣以自王否則兵死衆從之

遂率衆五千沿江東下攻邕州橫江寨守將張日新等戰死詔江南福建等路發兵備之 罷武舉契丹北院樞密使蕭惠帥師自河南進以伐夏戰艦糧艘綿亘數百里旣入敵境偵候不遠鎧甲載于車軍士不得乘馬諸將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駕何暇及我無故設備徒自弊耳契丹主旣還惠師尚進未立營柵夏人奄至惠與麾下不及甲而走追者射之惠幾不得脫士卒死傷者不可勝計 冬十月契丹復伐夏獲諒祚之母於賀蘭以歸

皇祐二年春二月夏侵契丹 三月契丹伐夏 秋

九月辛亥大享天地於明堂赦自太祖以來未嘗親享明堂惟命有司攝事是歲帝謂輔臣曰今年欲以季秋行太享明堂之禮夫明堂者布政之宮朝諸侯之位天子之路寢乃今大慶殿也其以大慶殿爲明堂仍詔有司詳定儀注於是新作禮神王制樂八曲九月朝享景靈宮又享太廟乃大享天地于明堂以太祖太宗真宗配儀如園丘大赦百官皆進秩 冬十月夏兩遣使于契丹乞依舊稱藩契丹主遣北院都監蕭爻括等使夏索党項叛戶夏表契丹乞伐党項權進駝馬牛羊等物而求唐隆鎮及罷所建城邑

契丹王不許安置所獲曩霄妻屬於薊州 十一月
已未詔外戚毋得任二府時張貴妃寵冠後庭堯佐
其伯父也驟除宣徽節度景靈郡牧四使殿中侍御
史唐介與知諫院包拯吳奎等力爭之中丞王舉正
又留百官班廷論故有是詔且罷堯佐宣徽景靈二
使 閏月丁卯召太子中舍致仕胡瑗典作雅樂知
制誥王洙言舊樂宮小而商大是臣強君弱之象乃
參酌罇鍾特磬制度與瑗等更造鐘磬上之賜名大
安之樂其法下李照一律由是黃鐘律短而所奏樂
音高又且鐘弁而直聲鬱不發著作佐郎劉義叟曰

此謂害金帝將感心腹之疾乎已而果然瑗等既上
樂議者以爲鐘磬皆不合古遂復命詳定而當議者
各安所習久而不定乃命諸家作鐘律以獻而郊廟
仍用舊樂益州鄉貢進士房庶嘗著樂書補亡二卷
其說以爲嘗得古本漢志云度起於黃鍾之長以子
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
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
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爲尺以制律是律生於
尺尺非起於黃鍾也且漢志一爲一分者九十分之一
後儒誤以一黍爲一分其法非是當以秬黍中者一

千二百實管中黍盡得九十分爲黃鍾之長九寸加
以爲尺則律定矣直秘閣范鎮是之時胡瑗等製樂
已定故授庶校書郎而遣之惟集賢校理司馬光不
以鎮言爲是數與論難然世鮮鍾律之學竟不能決
矣

皇祐三年春正月帝幸魏國大長公主第公主太宗
女幼不好華貌類太宗下嫁李遵勗賓客皆一時賢
士大夫每宴集主必親視饗饋之節章獻太后嘗賜
金龍小冠辭不敢服太后訪以政事多語祖宗舊事
以諷遵勗守許州暴得疾主亟欲往視不待奏而行

從者才五六人居夫喪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復御
鮮華嘗燕禁中帝親爲簪花主辭曰自誓不復爲此
久矣未幾病目帝自臨視親舐主目左右感泣帝亦
悲慟問子孫所欲主曰豈可以母疾而邀賞耶齋賜
白金三千兩不受至是以暴疾聞帝促駕往視未至
而主卒乃卽主堂易服奠哭謚獻穆 三月宋庠免
以劉沆參知政事時有偽造勅牒者庠弟祁之子與
遊事覺包拯等言庠不戢子弟且在政府無所建明
庠遂求去出知河南府 夏六月知無爲軍茹孝標
獻芝草帝曰朕以豐年爲瑞賢臣爲寶草木之異焉

足尚哉免孝標罪而戒州郡勿復獻 作隆儒殿
秋八月京東淮浙饑諫官吳奎言近歲以求水不潤
下盜賊橫起皆陰盛所致今內寵驕恣近習回撓夷
狄桀驁讒邪交傷陰盛如此寧不致大異哉且朝廷
之過常在乎無事之時因循而不爲有事之後顛沛
而失錯中外臣寮平時建一策舉一官雖有可取皆
抑而不行又從而媒孽謂之生事如兩河盜賊行路
之人皆已傳布而大臣不以爲事至執殺官吏然後
倉惶移易官守不亦晚乎事將有大于此者幸陛下
留意 冬十月庚子文彥博免張堯佐復除宣徽使

知河陽命下御史裏行唐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
而假河陽爲名耳獨抗言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
介遂劾文彥博知益州日造間金奇錦緣內侍通宮
掖以得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
弼語甚切直帝怒卻其奏不視且曰將遠竄介徐讀
疏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急召執
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於彥博由妃嬪致宰相
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而乃薦弼時彥博在
帝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卽有之不可隱彥博拜
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殿脩起居注蔡襄

趨進救之貶春州別駕王舉正言其太重帝亦悟明
且取其疏入改英州而罷彥博知許州吳奎亦以介
黨出知密州帝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中使護
之由是介直聲聞天下然彥博事之有無卒莫能辯
○王禹曰彥博雖有過宰相也使廷辱宰相而不問
則於眷禮大臣之道有所未盡故斥介以慰彥博介
雖訐臺諫也或偏信大臣而抑臺諫則於聽言之美
爲有媿故罷彥博而行介之言使之俱無怨焉嗚呼
忘已以用人虛心而從諫後之君人者當以仁宗爲
法 夏竦卒賜謚文正同知禮院司馬光言謚之美

者極於文正竦何人乃得此謚判考功劉敞言謚者
有司之事竦奸邪而謚之以正不應法且侵臣官詔
更謚文莊 以龐籍同平章事高若訥爲樞密使梁
適叅知政事王堯臣爲樞密副使

皇祐四年夏五月資政殿學士文正公范仲淹卒

儂智高陷邕州執知州陳珙等欲任司戶孔宗旦以
事宗旦不屈大罵而死智高卽州建大南國自稱仁
惠皇帝改元啓曆置官屬時天下久安廣南州郡無
備智高所向守臣輒棄城走遂陷橫貴藤梧康端龔
封八州知封州曹覲知康州趙師旦皆戰死智高進

圍廣州知州魏瓘力戰禦之知英州蘇緘蒐募壯勇合數千人赴援斷賊歸路得黃師密父斬之以徇轉運司王宰亦自外至募民兵益修守備城得不陷事聞命陳曙討之又以余靖爲廣西安撫使同提刑李樞及曙經制賊盜事復以楊畋體量安撫廣南發廣東鈐轄兵赴之六月丁亥以狄青爲樞密副使初尹洙與青談兵善之薦於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待之甚厚仲淹授以左氏春秋且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由是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累進馬軍副都指揮使青起行伍十餘年而

顯貴面涅猶存帝嘗勅青傳藥除之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帝益重之至是自知延州召拜副使臺諫王舉正等諫其不可帝不聽秋七月儂智高陷昭州九月以孫沔爲廣南安撫使初以沔知秦州入見帝以秦事勉之對曰秦州不足煩聖慮陛下當以嶺南爲憂臣觀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有敗奏旣而昭州鈐轄張忠以敗聞帝乃除沔湖南江西安撫使沔請發騎兵求武庫精甲梁適折沔曰毋張皇沔曰前日惟亡備故至此今乃欲示鎮靜邪

夫實備不至而貌爲鎮靜危亡之道也乃與兵七百人沔憂賊度嶺而北乃檄湖南江西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燕犒賊疑不敢北侵行至鼎州加廣南安撫使智高寇擾日甚嶺外騷動楊畋等久無功帝以爲憂智高移書行營求邕桂節度使帝將受其降梁適曰若爾則嶺表非朝廷有矣會狄青上表請行遂以爲宣撫使提舉廣南經制盜賊事青入對自言曰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數百騎益以禁兵羈賊首致闕下帝壯其言時命入內都知任守忠爲青副知諫院李兌言唐失其政以宦者

觀軍容致主將掣肘是不足法遂罷守忠諫官韓絳復言青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龐籍籍力贊青可用且言號令不專不如不遣乃詔嶺南諸軍皆受青節度以范祥爲陝西轉運使制置解鹽事自復權法兵民輦運不勝其苦並邊務誘人入中芻粟皆爲虛估騰踊至數倍大耗京師錢幣太常博士范祥關中人也熟其利害常謂兩地之利甚博而不能少助邊計者公私侵漁之害也倘一變法歲可省度支緡錢數十百萬乃畫策以獻遂命制置其事使推行之論者爭言其非是遣戶部使包拯馳視還言其便論者

猶籍籍驛召祥至與三司雜議皆是祥所建詔從之
田况請久任祥以專其事乃擢祥爲轉運使於是舊
禁鹽地一切通商聽鹽入蜀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
入實錢償以鹽授以契券卽池驗券按數而出盡弛
兵民輦運之役以商所入緡錢糴粟輸並邊九州軍
而悉留權貨物錢幣以實中都由是黠商貪賈無所
僥倖關內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便之 冬十月以胡
瑗爲國子監直講瑗旣居太學其徒至不能容取旁
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
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徃徃相類人遇之不問可知

爲瑗弟子也時與孫復同爲直講復教養不及瑗而
治經過之然二人論見多不合常相避不見 儂智
高陷賓州復入于邕時交趾請出兵助討智高余靖
以便宜許之請于朝狄青奏曰假兵于外以除內寇
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橫踐二廣力不能制乃假蠻夷
兵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啓亂何以禦之願罷交趾助
兵帝從之 十一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狄
青軍立行伍明約束野宿皆成營柵至廣南合孫沔
余靖之兵進次賓州戒諸將無得妄與賊鬪聽吾所
爲廣西鈐轄陳曙乘青未至輒以步兵八千擊賊潰

宋資治通鑑卷第十
於崑崙關殿直袁用等皆遁青曰令之不齊兵所以
敗晨會諸將堂上揖曙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按以
敗亡狀驅出軍門斬之汚靖相顧愕眙諸將股栗莫
敢仰視

宋資治通鑑卷第十

終

